

陳淳淳

山河記得 滄海未忘



原鄉走廊

一段南僑機工抗戰日公祭的視頻，從一位老華僑轉發到我的微信界面，打開視頻，沒有激昂的解說，只有手捧菊花的人群，莊嚴肅穆地靜立追思。短短數十秒的視頻，卻足以穿透八十多年的時光，讓人心在追思中，觸摸到一種華人華僑最浪漫的家國情懷。

對普通人而言，這段視頻是一段歷史的紀念，而對於海外華人華僑而言，這是血脈的溯源，精神的歸宗。看完視頻，終於讀懂，原來華僑最厚重的家國情懷，不在喧囂的頌揚裡，而在一代代僑民靜默的銘記中，最偉大的風骨，不是在刻意的傳奇裡，而是在平凡人義無反顧的選擇裡，是明明擁有安穩的退路，卻毅然選擇挺身而出的純粹，是明明遠隔萬里山海，卻始終心念故土的執著，是明明平凡一生，卻敢於在民族危難之時，扛起千鈞大義的勇敢，是在祖國山河破碎之時，甘願為家國傾盡所有，自願赴難，這便是南僑機工留給人間最深厚的家國大義。

世人皆知，抗日戰爭時期，前線將士浴血殺敵，卻極少深知，八十多年前的華夏抗日戰場上，有一群跨海歸來的南洋赤子，以卡車為戰駒、以扳手為兵器，在滇緬公路上，打響了一場最壯烈的後方硬戰，他們就是回國抗戰、以身護國的南僑機工。1939年起，一群平均年齡二十幾歲的外洋僑青，在陳嘉庚先生的號召下，自願請纓，告別南洋家園，分批跨越萬里山海，抵達雲南昆明，義無反顧地投身滇緬公路的抗日運輸戰線。他們不是正規軍將士，沒有機械戰甲，沒有作戰編製，卻是抗日戰場上不可或缺の後勤

鐵軍，南僑機工們的每一次出車，都是一場生死博弈。這群三千二百餘人的南僑機工，以平凡血肉托舉民族抗戰的命脈。抗戰勝利之後清點，有一千多名南僑機工永遠長眠在滇緬的群山之間。對於海外僑胞而言，這一千多名犧牲的南僑機工，不只是書本上的歷史，他們是同鄉、是父輩，也是漂泊海外的華人華僑心中不能磨滅的記憶。

如今遍佈四海五洲的海外華人華僑，依舊延續著先輩的赤誠風骨，銘記忠魂，堅守僑史，歲歲追思，代代口述，讓華僑跨海報國的熱血事跡，永不被歲月塵封。歲月滾滾向前，硝煙散盡，山河光復。南僑機工有人歸來，而更多的人，永遠留在了滇緬的深山峽谷，連一塊屬於自己的墓碑都未曾留下。老華僑們會在茶餘飯後說起他們，會在公祭日，隔著茫茫大海遙遙默悼，會在南洋本地的紀念公園裡，獻上一束菊花，以海為路，遙寄一份思念。

對於老華僑而言，緬懷南僑機工，並不僅僅是緬懷一群英雄，他們從這些僑青的身上，照見了海外華人華僑的自身處境。他們在異國扎根生存，接受一方水土的養育，可血脈的源頭，始終在遙遠的故土。僑青們未必生長於那片土地，未必受過故土的庇護，可在民族危難來臨之時，依舊願意傾盡所能，南僑機工，就是這份僑心最真切的寫照。

所以到了晚年，很多華人華僑格外看重這份記憶。轉發一段簡短的公祭視頻，於年輕人只是瀏覽一則新聞，於垂暮的老華僑，卻是一次隔海的回望。隔著屏幕，彷彿又看見當年港口揚帆奔赴國難的那群胸懷家國的華僑青年。

2026年8月29日

春秋雨

跟著古代學者讀書學習



特稿

中國古代名家學者的讀書故事，不僅燦爛著中華民族歷史文化，更豐富著人們的精神世界。尤其那些蘊涵哲理理念、治學智慧名言，千百年來一直為人們所恪守。

古時，人們的讀書學習環境和條件，遠沒有今天這樣便利，要麼缺少書籍、筆墨紙硯，要麼寒窗冷月、暗夜油燈。但那時人們的讀書意願非常高漲，且深知「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學，不知道」重要性。如，東漢思想家王充，晉朝的孫康、車胤，他們的家境都十分貧苦，但他們從不灰心、不氣餒，最後都學有所成。古代學者秉持的這種讀書姿態，看似近乎神話，實則蘊含著「聰與敏，可恃而不可恃也；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，自敗者也」道理。

古代學者的讀書學習姿態、治學方法，不僅為後人所欽佩崇敬，尤為重要的是深刻闡述了讀書與治學相互貫通思想。如，師者「傳道、授業、解惑」這一理念，就精準概括了為師之義務與責任。正因如此，古代學者普遍推崇「學而不思則罔、思而不學則殆」等觀點。孔子在教導學生子路時就曾說：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。」諸葛亮在《誡子訓》中也曾指出：「非學無以廣才，非志無以成學。」

古代學者的讀書學習精神，與我們今天的教學宗旨，其實有許多異曲同工之處，這在很多學者身上都有所體現。如，古人非常注重獨立思考，注重學與問相結合。宋代思想家、理學家朱熹曾說：「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，有疑者卻要無疑，到這裡方是長進。」用今天的話講，就是要帶著問題讀書，以學促問，以問促學。古代學者還有一

個值得稱道的做法，就是不拘長幼、身份、地位，誰的學問厚實就拜誰為師，向誰學習。唐代文學家、詩人韓愈曾說：「孔子曰：三人行，則必有吾師。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，師不必賢於弟子。問道有先後，術業有專攻，如是而已。」意為在學問知識上，這方面老師高於學生，另一方面學生高於老師，是很正常的事。漢知名學者荀淑一次旅途中碰到14歲黃憲，交談中他發現黃憲很有學問，便畢恭畢敬向其請教起來，並中肯地說：「子，吾之師表也。」

如果說古代學者有什麼讀書「秘籍」，共同點就是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」，就是多讀、精讀、深讀。當然，古人讀書之目的也並不完全一致，有的就是看重「書中自有黃金屋」，為了博取功名、顯貴揚名，但大多數是將讀書視為進德修業、經世致用途徑。如明代醫藥學家李時珍，他不但博覽書籍，而且不辭勞苦「行萬里路」，到各地探訪藥材，最後完成了《本草綱目》。再如東漢王充，據說他把《漢書·藝文志》中的六藝、諸子等典籍都鑽研、閱覽了一遍。因此他說：「知古不知今，謂之陸沉；知今不知古，謂之盲瞽。」

古代學者留給我們的讀書故事、治學格言名言，猶如一部治學典籍，樸實厚重，耐讀耐品。

像「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篤行之」「立身以立學為先，立學以讀書為本」「獨學而無友，則孤陋而寡聞」「書猶藥也，善讀之可以醫愚」等，每字每句都澄潤明澈，既透著古人對讀書的深度思考和哲思智慧，也滋養豐富著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，更讓人們大徹大悟出「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學，不知道」「非學無以廣才，非志無以成學」等哲理。

蘇麗莎

對人釋出善意，卻被拒絕



實島來鴻

教友A意外地被摩托車撞傷背部，我關心的問他情況如何，他淡然地連聲說沒事、沒事就立即走開，我不明白自己對他單純表示關懷之意，為何換來的卻是冷淡的回應？

反覆思考下，我領悟到下列幾點：

（1）善意並非對方當下需要，我給的是我認為好的，對方需要的，但若不對方需求頻率上，也可能被對方感到壓力或多餘。

（2）對方正在防衛或受過傷，有些人曾因信任而他人受傷，他會本能地對任何靠近他的人保持距離。

（3）界線不同，解讀不同

我認為溫暖，對方可能覺得是干涉、同情甚至評價。

總之，無論如何，被拒絕並不代表我做錯了，我只要做對得起自己的事，既使未被人接納，也不必耿耿於懷。

菲律濱商報
CHINESE COMMERCIAL NEWS
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
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
YUYITUNG COMMUNICATIONS, INC.
創社社長：于以同烈士
社長兼總編輯：于慶文
營業部：227 Daamrinas St., Binondo, Manila
電話：79606382 · 82411756
傳真：82411588
電郵地址：siongpo@gmail.com
電子網頁：www.shangbao.com.ph

member: UPMG GROUP

王強

山海照見古今：刺桐千帆下，AI時代的人文底色



絲路溯源

人對世界的感悟，常常始於山海。高山讓我們看見自身的渺小，大海教會我們何為包容。早年西行，佇立川西四姑娘山的山垭之上，望著橫斷山脈連綿蒼茫的雪峰，忽然讀懂千年前泉州出海先民的心境：山海阻隔，使人真切認知生命的短暫與個人的局限，也更懂得久別重逢的可貴，那份隔著山海遙寄的思念，古今如一。天地浩蕩，時序無涯，個人的悲喜不過轉瞬，世間相聚與別離本就是尋常。千年以前，泉州先民自刺桐港揚起風帆，駕一葉扁舟奔赴萬頃大洋，將離愁、期盼與自身命運，全然交付給變幻莫測的風浪。山海既是橫互眼前的阻礙，也是牽繫思念的紐帶，無數離鄉之人隔著滄海遙望故土，把牽掛託付給往來的季風。千年之後，人工智慧席捲全球，演算法能夠彙整典籍、推演模型、生成文字，卻永遠無法取代人跋涉山河、親歷悲歡所沉澱下來的真切生命感知。

這座被聯合國定名為「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貿易中心」的古城，絕非僅僅是一處商貿遺址，更是一部活態的文明哲學文本。城內，不同時代、多元文化交融的古蹟在此和諧共存：伊斯蘭教、佛教、道教、摩尼教的遺跡比鄰而立，中西合璧的碑刻遺物留存至今，成為跨文化共存最實在的見證。

人類學界向來有一種看法：想要反思自身文化，必須走向異質文明，透過「他者」的視角回觀自我。然而泉州的歷史軌跡，提出另一種可能性：回望本土，同樣可以完成深刻的自我審視。不必遠赴異國，只要撥開歷史的皺褶，便能辨識本土文明的根脈、局限與永恆價值，達成費孝通所言的文化自覺。

所謂文化自覺，並非盲目吹捧自身文明，而是認清自我、尊重他者，追求多元共生，也就是「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與共」的境界。這不是懸空的口號，而是宋元泉州日日上演的生活現實，也是這座城市留給當代世界極為寶貴的精神遺產。

學界提出「泉州作為方法」，其意義不只是書寫一座城市的地方史，更是以一城映照一國，藉由地方的興衰，解析宋元以後中國「轉向內在」的結構性變遷。蘇基朗《刺桐夢華錄》從繁榮、區域、制度三個維度，拆解閩南四百年海洋經濟的運行邏輯；王銘銘則以歷史人類學視角，觀察泉州從開放多元逐步走向內斂固化的文明軌跡。兩位學者殊途同歸，共同揭示：唐宋向外張擁抱海洋的活力逐漸消退，明清內陸保守思潮抬升，華夏文明完成了從兼容天下到退守自我的重大轉向。

宋元鼎盛時期的泉州，是中古世界罕見的文明熔爐，走出一條不依賴征伐霸權的共生道路。中唐之後閩江水路打通內陸通道，占城稻普及、農具革新，為閩南開發打下扎實根基。宋入以後，農業商品化、手工業專業化、海外貿易同步興盛，

德化白瓷、安溪茶葉、閩南鐵器順著季風遠銷亞非各地。西元1087年市舶司設立，南宋南外宗正司遷入泉州，阿拉伯、波斯、印度、東南亞商人聚居蕃人巷，不同族群在此落地謀生。

對比地中海威尼斯仰賴海上武力爭奪貿易版圖，泉州的繁榮根植於務實的海洋生存智慧。清淨寺、開元寺、老君岩、草庵摩尼造像比鄰共存，四翼天使墓碑匯融中西符號；外來文化調適本土風俗，本土社會接納遠方來客。多元共存並非人為建構的烏托邦，而是季風貿易、跨族群往來、長久鄰里相處自然演化的結果，差異化為日常，包容化為本能。

繁華的隕落，同樣滿含歷史啟示。元代海上貿易維持盛況，色目商人掌握對外貿易的核心資源，城市表面依舊璀璨，社會階層撕裂的隱患已然埋下。元末為期十年的亦思巴奚兵亂打破平衡，地方割據、族群衝擊重創城市根基。及至明清，海禁鎖閉江海，理學一元化的意識形態佔據主導，曾經開闊的海洋精神逐步被內陸教化秩序覆蓋。泉州的衰落，不只是港口淤積、貿易航線轉移，更是文明心態的收縮：從擁抱世界轉向封閉守舊，從接納多元轉向追求單一。一座城池的起落，映照出整個時代的精神轉向。

古今山海，人心相連。古時出海之人告別故土親友，航向茫茫大洋，許多離別即永訣。橫互眼前的滄海，讓他們切身體認人的有限生命，加倍珍惜相逢的機緣，無數思念隔著汪洋輾轉寄往家鄉。今日站在川西雪山山垭，望著雲海雪峰，也會放下世俗執念，體悟世間得失浮沉。不論是揚帆渡海，還是翻越高山，人的認知與共情，永遠來自真實的肉身經歷：壯闊、困頓、離別、相遇，這些專屬於人的生命體驗，無法被任何文獻資料所取代。

這一份真實的生命感，正是AI時代格外珍貴的財富。如今歐洲不少機構將數量龐大的古籍掃描建庫，把數千年人類文字記憶交付給資料庫。人工智慧可以梳理泉州興衰脈絡，拆解海絲貿易制度，羅列文化交流史實，處理資訊的效率遠勝人類。

然而知識可以被數位化，生命體驗卻無法透過程式碼複製。演算法體會不到出海者內心的忐忑與熱忱，感受不到不同族群相處的磨合與善意，也無法真切觸及刺桐港千帆雲集的人間煙火。它模擬不出山垭口風雲翻湧帶來的心靈震動，不懂隔海相望的綿長離愁，更產生不了人面對宏大天地時，發自內心的敬畏、柔軟與悲憫。資料庫可以收納全部記載，卻收納不了親身閱歷淬煉出來的思考與溫度。

回望刺桐港潮起潮落，眺望川西雪山蒼茫，我們得以看見：文明的可貴，不在於強求齊一，而在於接納多樣；人的豐盈，不在於囤積現成知識，而在於行走、感受、共情與思考。當演算法承擔愈來愈多理性工作，泉州留給我們最重要的提醒，便是守護人獨有的感知力量，守住人與人之間、人與山海之間那一份溫熱的連結。

潘美春

俄羅斯方塊遊戲



特稿

如果說我最早接受的電子產品，應該就是這款俄羅斯方塊遊戲機了。當時也沉迷遊戲，迷到什麼程度呢？就是吃了早飯，坐在樓梯下方一條通往後門的走廊處，後門打開，大自然風吹來，我就地而席，背靠牆壁，雙手握著遊戲機，目不轉睛地盯著屏幕，一打就是一個上、下午。這是長著一張長方形的臉，三分之二的上半部分是顯示屏幕，底下三分之一處的左邊，有上、下、左、右四個小圓點按鍵控制方向，右邊有個大圓點按鍵，這個大圓點按鍵可以讓屏幕裡的俄羅斯方塊變形，大圓點稍微上去有幾個橫排著的小圓點，功能是重啟或者關機什麼的等功能。

說起小時候，什麼見識都沒有，一個鄉下丫頭，不用幫忙干家務，作業也不多，如果沒跟小朋友一起出去玩，那在家裡又有一個小電子產品遊戲機，怎麼能不動心，不沉迷。它的來路已經忘記，但是自從有了這個遊戲機，我天天抱著它，俄羅斯方塊只要疊加填滿成排就可以消除加分，一次次的追求高分，一次次的挑戰自己取得更高分的成績，其實也沒跟別人比，就一直跟自己過去打過的一局一局的分數比，所謂的熟能生巧，我已經可以說到了游刃有餘，出神入化的程度了，一塊新的方塊出現，我一眼就能判斷該放在什麼位置，並能左右手配合好，變形、左右移動、按下快速鍵，做到眼疾手快，消除加分。當時我深刻記得，右手大拇指因為長期按壓而導致凹陷變形，可是就是控制不住，一有時間就想打，父母忙於生計，爺爺奶奶根本不捨得賣罵我，所以好長一段時間，我就是這樣子靠著打俄羅斯方塊遊戲過來的。當然，偶爾父母發現也會責怪

幾句，在當時的情況下，根本起不到阻止的作用。

什麼時候放下遊戲機的呢？我也忘記了，我想可能是遊戲機壞了吧？也可能是打累了，打久了，沒意思了，就捨得放下了；也許是玩伴把我拽去玩跳皮筋遊戲覺得更有趣了吧。總之，我最後是沒再打過這款遊戲機了！輕鬆愉快地放下了它！如果換成現在的孩子像我當初一天那麼多時間用在打遊戲上面，一定要被批評，甚至挨罵打，家長也是得焦慮了。在那個年紀，玩了該玩的遊戲，玩得夠得勁！夠酣暢！所以，也沒經歷被家長逼著學習，被學校老師當面批評的尷尬場面。我想我是幸運的。

現在的我，有時間依然會在微信小程序，搜索俄羅斯方塊遊戲，雖然打法已有些差異，但是，也許是懷舊，也許是打發無聊時間，也許也是一種放鬆心情的方式。我童心又見，當然從來不影響我做其它事情的進展。

我想打遊戲並不是多麼可怕的事情，首先不要著急阻止，杜絕一切遊戲的起源，這樣不僅得不到預想的期盼，還可能適得其反，特別是青春期的孩子，你管得越緊，他藏得越深，還不如擺到檯面，允許孩子一天多少時間自己管理好手機，讓他放鬆，正面引導，遊戲它是可控的，轉移注意力，陪伴多一些等方式，只要不偏離軌道，偶爾打打遊戲也無妨！它並不是病毒，一旦接觸便會發燒生病。電子產品的更新系統如此頻繁，孩子不接觸，他就交不到朋友，被他人孤立的感覺，我們是要去理解的。

當然，每個孩子的性格、愛好不同，不能一概而論，家長要根據自己孩子的脾氣，採取不同措施，在此，我只是略說了自己的經歷與感受而已。